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5 年第 22 期 · 总第 886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德国经济部长赖歇呼吁重拾艾哈德精神

100 亿欧元军舰交易生变，国防部长预留备选方案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调整党内人事与政策方向

工人与德国选择党：工会对抗右翼转向

巨大的幻象：德国军备扩张如何加速去工业化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5 年 11 月 11 日 ~ 11 月 25 日）

德国经济部长赖歇呼吁重拾艾哈德精神

联邦经济部长卡特里娜·赖歇（Katherina Reiche，基民盟）针对德国长期经济增长乏力问题，呼吁对经济政策进行根本性重新定位。赖歇将其称为“2030 年议程”，她在柏林的一次原则性演讲中表示：“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安全政策，当前形势都十分严峻。”她还指出，德国正面临错失国际发展机遇的风险，亟需一套全面的“振兴方案”，核心原则是强化竞争、弱化国家干预。

秉承艾哈德精神

赖歇在其部内举办的社会市场经济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活动中，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胸像被归还至经济部。这尊胸像曾在部内大厅摆放多年，两年前因时任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绿党）的政策引发抗议而被移除。传奇人物艾哈德在 1949～1963 年担任西德经济部长，是二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核心缔造者，其理念与“全民富裕”及社会市场经济概念紧密相连。如今，赖歇希望推行契合时代需求的秩序政策。

国家应收缩干预范围

“国家要重获行动能力，就必须聚焦核心任务。”赖歇强调，核心任务包括内外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相反，补贴与扶持项目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即便面临阻力，也要消除反向激励措施。”这一主张与哈贝克的补贴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哈贝克曾为半导体、电池等领域的特定企业提供支持。

在此背景下，赖歇暗示将削减供暖补贴。未来更换供暖设备时，个人需承担更多责任。她重申，能源政策的总体目标是降低成本，并使其更贴合市场经济规律。这意味着扶持措施需提高效率，必要时应精准聚焦真正需要支持的场景。

重大变革背景

赖歇在其演讲中指出，地缘政治变化与深刻的技术变革正引发根本性动荡。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的经济崛起与德国的原材料依赖，另一方面则来自美国提高关税的政策，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外部影响。

德国经济已连续两年陷入衰退，今年预计仍将停滞不前，明年有望小幅回升。但赖歇表示，由于诸多自身造成的区位优势，德国正面临错失国际发展机遇的风险。她强调：“这关乎维护富裕生活，也关乎保护自由与民主。”

看好经济复苏前景

赖歇认为，德国正处于社会市场经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结构性危机之中。经济界也长期抱怨诸多问题，例如与国际水平相比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社保缴费，以及繁琐的官僚程序。赖歇表示，德国具备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并提出“增长与竞争力议程”。她主张减少监管，认为“国家事无巨细的管控必须终结”。国家需为企业创造更多自由空间，核心原则是回归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与个人责任。

她还认为，国家无法为民众尤其是企业规避所有风险。行政管理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并将人工智能视为增长机遇。此外，监管政策也需要鼓励创新，数据保护领域亦应如此。

推行社会改革的勇气

赖歇重申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并再次支持延长工作年限，这一立场此前已招致批评。此外，她还提出需探讨病假首日即支付工资的规定是否会产生反向激励，并表示需要通过更多改革，让延迟退休比提前退休更具吸引力。

赖歇强调，即便面临阻力，也必须有推行改革的勇气。然而，黑红联合政府内部对于养老金与护理体系是否需要及如何进行深度改革，仍存在分歧。

效仿“2010 年议程”？

赖歇还提及“2010 年议程”，称该议程是二十年前时任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 社民党)推行的一系列深度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政策改革。尽管这些改革在当时引发了强烈争议，但是赖歇认为，“2010 年议程”为德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她说：“只要有决心，这个国家就能够实现变革。”

(根据《经济周刊》网站 11 月 10 日文章编译)

100 亿欧元军舰交易生变，国防部长预留备选方案

德国海军新型 F126 护卫舰的建造陷入停滞。如今，联邦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 社民党)为这笔交易构建了一条紧急出口，部分原因也在于这位部长对莱茵金属公司(Rheinmetall)的担忧。

实际上，挽救联邦国防军新型 F126 护卫舰的计划已经确定。原本应由荷兰造船厂达门集团(Damen Naval)负责建造，但前者陷入财务困境，德国吕尔森集团(Naval Vessels Lürssen, NVL)将作为总承包商接手这些现代化战舰的建造。然而，在皮斯托里乌斯领导的国防部中，人们对这一协议的疑虑正在增加，莱茵金属集团的介入是重要原因之一。

军工企业莱茵金属集团已于 2025 年 9 月收购了 NVL 集团。联邦国防部及其财务部门担忧，莱茵金属可能会利用 F126 护卫舰合同承接事宜尚未谈妥之机，进一步抬高价格。目前，这 6 艘军舰的造价已高达约 98 亿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本人推动了这次主承包商的更换。专家认为此举存在风险，而皮斯托里乌斯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军舰建造计划。目前，该项目的完工时间已比原计划滞后近两年，首艘 F126 护卫舰原定于 2028 年下水，现已推迟至 2030 年。新型 F126 护卫舰将成为德国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作战舰艇。

为防范可能出现的涨价风险，联盟党和社民党的议员在 2026 年预算协调会议上制定了一项退出方案。据《图片报》报道，议员们授予皮斯托里乌斯一项所谓的“承诺授权”，额度为 71 亿欧元，项目名称为“F126 护卫舰采购——替代平台”。若启用 F126 退出方案，德国将损失近 20 亿欧元。报道称，F126 护卫舰的替代方案可能是蒂森克虏伯集团子公司 TKMS 建造的 Meko 200 型军舰。该型军舰的优势在于建造图纸是现成的，因为已有其他国家在使用这一型号。此外，TKMS 承诺首批军舰可在 2029 年交付。

据《图片报》消息，TKMS 向国防部报价，若订购 6 艘该型军舰，则单艘价格略低于 1 亿欧元；若订购数量增加，价格还可进一步下调。如此一来，皮斯托里乌斯的备选预

算可购置约 7 艘军舰，即便在最坏情况下，其总成本也可能低于原计划订购 F126 护卫舰的 98 亿欧元。不过，德国已为 F126 项目投入约 18 亿欧元，若更换供应商，这笔资金将付诸东流。

最终，皮斯托里乌斯及其国防部是否会真正启用这一交易退出方案，目前仍未可知。但至少，这一备选选项已正式确立。

(根据《焦点》杂志网站 11 月 14 日文章编译)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调整党内人事与政策方向

萨拉·瓦根克内希特 (Sahra Wagenknecht) 近日宣布，将卸任以其名字命名的德国政党瓦根克内希特联盟 (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 以下简称 BSW) 主席一职。不过她明确表示，不会完全脱离该党，仍将继续积极参与党内工作。与此同时，BSW 新领导层人选已确定，由党内资深人士接任。

据悉，BSW 未来领导层将由现任共同主席阿米拉·穆罕默德·阿里 (Amira Mohamed Ali) 与欧洲议会议员法比奥·德·马西 (Fabio de Masi) 共同组成。在党内新闻发布会上，德·马西坦言：“我深知这一职务肩负的重任。”但他同时强调，自己“已非常坚定地接受瓦根克内希特的邀请，接任党主席一职”，核心原因在于“当下社会仍需要 BSW 发挥作用”。

卸任后聚焦明确政党政策方向

尽管卸下主席职务，瓦根克内希特仍为自己在 BSW 规划了新角色。她透露，未来将专注于对政党发展真正有价值的事务，并计划在党内牵头成立并领导“基本价值观委员会” (Grundwertekommission)，重点推进政党纲领方向的梳理与明确工作。

谈及推动这一调整的原因，瓦根克内希特直言，近期不少选民反馈，BSW 的政党形象“变得不再清晰可辨”，这一问题已直接反映在持续下滑的民调支持率与不理想的选举结果中。“我们流失了部分选民，其中一些转投了德国选择党，这样的局面显然无法让我们满意。”

她进一步说明，作为即将成立的基本价值观委员会主席，自己将在党执行委员会中保留席位与投票权，同时会继续参与党内竞选活动及公共政治辩论。此外，若 BSW 针对联邦议院选举提出的重新计票诉求能获得法院支持，且最终得票率突破 5% 的议会门槛，她也愿意出任该党在联邦议院的党团主席。

脱离“个人标签”

作为 BSW 的创始人和核心标志性人物，瓦根克内希特此次卸任也伴随着政党“去个人化”的重要调整。几天前，BSW 已正式宣布，将脱离与创始人的个人名字的关联，尽管“BSW”这一缩写将继续保留，但不再代表最初的“萨赫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

目前，党领导层已提出初步更名方案，暂定名为“社会公正与经济理性联盟”。不过这一名称引发了党内分歧，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州级党组织认为该名称“过于笼统”，其更倾向于“公民创造变革——理性与公正”这一表述。最终的新党名将在 12 月 6~7 日于马格德堡举行的党代会上投票确定。

支持率低迷与党内分歧并存

当前 BSW 正面临多重发展的困境。今年 2 月，该党因得票率未达 5% 的门槛，未能进入联邦议院；此后全国民调支持率持续低迷，始终维持在 3%~4% 区间。瓦根克内希特于 2023 年 10 月退出德国左翼党，2024 年初牵头创立 BSW。该党初期曾展现强劲势头，在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及德国东部多州选举中均取得亮眼成绩，只是在联邦选举中遗憾以微弱劣势错失议会席位。

目前，BSW 仍在推动联邦议院选举重新计票，但最终能否成功尚未可知。对于明年的选举，该党已制定初步目标，即至少在德国东部所有州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实现州级议会的全面突破。

除选举压力外，党内分歧也成为 BSW 的突出问题。近期该党正处于发展困难阶段，例如在勃兰登堡州，因党内对两项州媒体条约的立场存在分歧，已直接引发当地执政联盟危机。更核心的争议集中在“是否参与州政府执政”及“如何参与执政”的问题上。瓦根克内希特明确反对该党在图林根州加入执政联盟，而 BSW 图林根州主席卡佳·沃尔夫（Katja Wolf）则对此持强烈支持态度，并多次公开为执政计划辩护。

从政策主张来看，BSW 的核心立场是反对增加军费开支、反对援助乌克兰；同时，该党还持续主张提高养老金标准、加强资产征税力度，并推行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

（编译自“每日新闻”网站 11 月 10 日文章）

工人与德国选择党：工会对抗右翼转向

过去，德国许多雇员更倾向于投票给左翼政党，尤其是工会成员。如今，德国选择党（AfD）在工人群体中支持率领先。对此，工会并非无力应对：它们能够采取行动对抗职场中的右翼转向。

若论工人的政党，2025 年联邦议院选举后非德国选择党莫属。选后民调显示，在 2 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中，38% 的工人将选票投给了德国选择党，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政党。工会成员投票支持德国选择党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在上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社民党（SPD）在工会成员中的支持率首次落后于基民盟（CDU）和德国选择党。

工人为何转向德国选择党？

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德国工人研究的社会学家理查德·德耶（Richard Detje）指出，德国工人转向德国选择党的核心原因是德国“绩效社会”叙事的崩塌，即“努力就能成功”的理念不再成立。德耶观察到，当原有叙事失去影响力时，右翼势力会趁机填补空白。德国选择党等政党刻意制造“辛勤劳动者”与“不劳而获者”的对立，构建“我们对抗他们”的二元对立框架。德耶解释右翼的论证逻辑时表示：“‘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实质性概念，它总是通过‘他们’来定义。”

亲工会的汉斯-伯克勒基金会（Hans-Böckler-Stiftung）下属的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2025 年的一项研究也探讨了工人频繁投票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原因。该研究在 2020~2025 年间对德国数千名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对自身工作岗位的担忧是

“选择极右翼政党的重要因素”。报告进一步称：“认为工作环境不稳定、在工作中缺乏自主能动性和团结感的劳动者对数字化和气候保护转型进程的接受度更低。”

德国过去几年的多重危机，包括短时工作制、通货膨胀和无力感体验，直接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气候变化更使情况雪上加霜，因此经济需通过转型来应对这一挑战。作为德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汽车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还可能进一步导致就业岗位流失。这些即将到来且往往前景不明的变革，引发了许多工人对社会地位下降甚至丧失的担忧。此外，德耶表示，工人对工会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工会原本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传统组织。当工会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时，右翼势力就有了将自己塑造成替代选项的空间。

“中心”协会究竟是什么？

名为“中心”（Zentrum）的右翼协会以工会替代者的身份出现。该协会成立于 2009 年，旨在扎根企业。其前身是“汽车中心”（Zentrum Automobil），该名称一直使用至 2022 年。它起源于斯图加特郊区下图尔克海姆的戴姆勒工厂，其创建人奥利弗·希尔布格尔（Oliver Hilburger）曾是新纳粹乐队成员。2018 年，勃兰登堡州内政部将其定性为“右翼极端主义者”。

“中心”协会将推行社会伙伴关系的工会视为政治建制派的一部分，进而将其塑造为敌对形象。该协会在 2022 年的一则视频短片里称，无论是全球化、裁员、转型还是自动化，这些发展都是由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或德国联合服务行业工会（Verdi）等组织推动的：“它们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中心”协会已成功在汽车行业的部分企业获得企业职工委员会席位，例如在戴姆勒-奔驰，以及茨维考的大众汽车工厂。如今，该协会计划跳出汽车行业，向公共服务和护理行业扩张，并已在汉诺威成立了西北分部。

但从形式上看，“中心”并非具有集体谈判权的工会。2025 年 8 月，布伦瑞克劳动法院驳回了该协会的诉讼。该协会曾要求进入大众子公司——大众集团服务公司位于伊森比特尔的工厂，但法院认为其未能充分证明在该厂拥有至少一名成员而未予以准许。

此外，“中心”协会推举的企业职工委员会成员数量仍然很少。根据维护民主协会（Verein zur Bewahrung der Demokratie）的统计，在全德约 21 万个企业职工委员会席位中，“中心”协会仅占 15 个。

工会如何应对工人阶层向右转？

托马斯·哈特曼（Thomas Hartmann，此为化名）是德国东部某前地区首府一家企业职工委员会成员。他坚信，仅靠言论无法对抗右翼转向，必须采取具体行动。这意味着工会要积极主动。哈特曼回忆道，一位联合服务行业工会新任秘书曾为企业带来了“新鲜空气”，他积极邀请员工参与集体谈判，并主动询问“你们真正想要什么”。他说，这种做法反响良好。几年前，他的同事们首次举行罢工，并为此感到自豪。有一幕场景让哈特曼记忆犹新：一位同事自豪地举着联合服务行业工会的旗帜。“他们想证明：我们在行动！”哈特曼说。罢工者中或许也有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但这场成功的集体谈判让他们感受到了自身的影响力。尤其在德国东部，联合服务行业工会和餐饮酒店业工会（NGG）等组织的会员数量正不断增长。2023 年，联合服务行业工会报告新增约 4 万名会员，称该年是“2001 年成立以来最成功的一年”。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图林根州的会员增长尤为显著。

德耶将这一趋势归因于“新一代工会成员”的出现。他们表示：“我们亲身体验到，付出是有回报的。”成功的集体谈判和加薪让工人们感受到了自主能动性，也增强了他们对工会的信任。

如何培养企业里的民主？

但这就足够了吗？参与“社区与职场团结”（SONAR）研究项目的约瑟芬·加里茨（Josephine Garitz）警告称：“雇员参与成功的集体谈判，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右翼思想就具有免疫力。”但积极的参与体验是关键驱动力。亲德国金属行业工会的奥托-布伦纳基金会（Otto-Brenner-Stiftung）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企业中体验过民主参与决策的人较少认同极右翼言论。加里茨强调，集体行动能力不仅能提高工资，还能培养矛盾容忍度，即承受矛盾的能力。这“从长远来看这是抵御威权态度的保障”。

同时，工会不应为了维护集体谈判中的团结而忽视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言论。“我们观察到，当人们参与成功的集体谈判，体验到集体行动的力量时，他们可能更愿意展开对话。”加里茨说。这会为团结创造空间，甚至跨越所谓的种族和文化界限。

德耶认为工会肩负特殊使命：“除资本方外，它们是唯一被允许进入企业的力量。”面对资金短缺以及围绕移民和福利国家的两极化辩论，工会需捍卫社会权利，并强化员工作为民主参与者的角色。

工会无法仅靠言论对抗右翼转向，关键在于成功的抗争、赋权以及反对分裂的明确立场。但这条路充满挑战，即使是满意的工会成员，有时也会投票支持德国选择党。如何在企业中践行团结从而从底层强化民主，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编译自德国广播电视网11月15日文章）

巨大的幻象：德国军备扩张如何加速去工业化

德国的出口模式正深陷生存危机，其表现包括转型与电动革命陷入停滞、连续两年经济负增长、工业企业关停或外迁以及工业岗位大规模流失。关税措施的增加同样不容忽视：德国汽车巨头及其他企业本想开拓中国市场，如今却转而要求德国政府保护其既得利益。欧盟正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极具竞争力的中国经济，一边是特朗普在美欧关税战中的胜利——既然无法撼动中国，就将这份力量用在欧盟身上。

在此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承诺，这场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扩张将推动经济增长。《商报》今年夏天举办的“军备：经济要素”论坛上，联邦经济部长赖歇宣称，军备扩张“对德国而言也是一次经济与技术机遇”。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的卡洛·马萨拉（Carlo Masala）作为媒体上军备扩张的核心发声者之一，在《法兰克福汇报》中承诺，军备扩张将成为“就业引擎”。世界经济研究所（IW）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则预计，军备支出至少将为整个欧元区带来1.5%的经济增长。

就连亲社民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旗下《国际政治与社会期刊》（IPG-Journal）也对军备扩张的增长效应抱有期待。而德国金属工业联合会（IG Metall）则面临这样的现实：汽车行业及其供应商的岗位正被军备企业

的岗位所取代，如奥斯纳布吕克的大众工厂将改建为莱茵金属工厂，格尔利茨未来将不再生产有轨电车，转而制造装甲车，吉夫霍恩、萨尔茨吉特等多地也可能出现民用生产向军工生产的转型。因此，在部分人看来，军备扩张成了去工业化的“解毒剂”。

军备扩张能成为增长引擎吗？

这些承诺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军备凯恩斯主义真的能让德国走出经济危机吗？在出口模式岌岌可危之际，德国大规模军备扩张能否成为宏观经济的“万能药”？正如凯恩斯的名言“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去”，军备扩张是否能在短期内保住就业岗位，哪怕可能爆发大战，也要先“繁荣一把”？事实上，即便遵循其工具性逻辑，“军备扩张=去工业化解毒剂”这一等式，从纯粹经济学角度看也极为短视，原因有六。

第一，美国垄断军工市场，欧洲为美国企业“输血”。

全球高端军工市场被高度垄断且这一垄断由美国主导。全球五大军工企业均为美国公司。德国的大规模军备扩张，本质上是欧洲工薪阶层用税收为雷神（Raytheon）、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波音（Boeing）等美国企业输送利润，为其股东分红买单。欧洲各国及所有美国盟友推行的军备凯恩斯主义的军备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美国服务。从经济政策角度看，这与无偿向特朗普转移数十亿欧元并无二致。

第二，军备支出是“无效消费”，乘数效应远低于民用领域。

政府支出，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都会直接或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军备投资会刺激钢铁生产，医疗投资会带动制药业发展等。但军备支出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无效消费”。其核心逻辑类似单纯的大规模消费，就像给民众发支票让他们随意消费一样。武器一旦生产出来，要么闲置，要么在战争中使用，只有像美国军工复合体那样形成持续需求才能维持。无论如何，武器投资不会推动资本主义增长迈向更高阶段。

相比之下，教育、医疗、气候保护或其他产业政策的投资，明显能带来更强的经济拉动效应，因为它们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能转化为就业岗位、新兴增长产业等。近期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示：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环境、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投资能产生更强的增长动力；即便在美国，教育和医疗的乘数效应也高于军备，仅环境投资表现稍逊。具体到德国，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政府支出所带动的增长，几乎是军备支出的三倍；环境投资的增长效应也几乎是军备的两倍。在意大利，公共部门每支出 100 万欧元，军备领域仅能创造 3 个岗位，而教育领域则能创造 11 个。

当前，为偿还军备扩张带来的债务，环境、教育、医疗领域的投资正被削减，这使得军备生产对增长的拉动严重损害了劳动者利益：1.5%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对应的是高达 3.5% GDP 的计划军备支出。欧盟预测德国明年经济增长仅 1.1%，而经济专家委员会将进一步将预期下调至 0.9%。

第三，军工领域就业效应微弱，无法弥补民用工业岗位流失。

军工经济的就业拉动效应微不足道，难以抵消民用工业（尤其是汽车行业）的岗位流失。通常情况下，要在生产率提升、工时保持稳定的背景下维持就业水平，经济至少需要 2.5% 的增长。尽管德国金属工业联合会正讨论将大众工厂改建为莱茵金属工厂、转产武器装备，但军备扩张的就业预期依然低迷。新研究显示，未来几年德国军工领域可能仅新增 20 万个岗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汽车行业（不含从金属生产到软件的供应商）自 2019 年以来已减少 24.5 万个岗位，仅去年就减少 11.4 万个；供应商领域的岗位流失同样严重，仅金属生产行业去年就减少 1.2 万个岗位。所有专家均认同，汽车行业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反之，武器生产的就业拉动预期过于乐观——未来坦克制造将日益自动化，战争模式也将更多地转向无人机，岗位需求将进一步受限。

第四，挤占民用生产资源，引发通胀与生活水平下降。

军备扩张必然以牺牲民用生产为代价，导致民用消费品供应短缺。而供应短缺会引发物价上涨、通胀高企，最终导致工薪阶层生活水平下降，并必然影响总需求。一战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就曾警告：无论政府如何节俭，都无法从其他领域“省下”军备扩张所需的资金。“随着军国主义支出快速增长，财政赤字必然会不断扩大”，政府因此“不得不提高税收来弥补赤字”。其后果是，“劳动者缴纳的税收增加，用于服装、纺织品、鞋子、书籍等消费品的支出就会减少”，进而影响这些产品的生产行业，而“由于销量下滑，这些行业将不得不削减就业岗位”。最终结果是“更多劳动者投身于杀人武器的生产，而投身于服装、纺织品、鞋子、书籍生产的劳动者则会减少”。因此，军备扩张本质上是一场零和博弈，“军备凯恩斯主义”即便从纯粹经济学角度看，也只是一笔虚假的账目。

第五，长期阻碍经济创新能力。

战争经济的启动还会长期阻碍经济的创新能力。它会将社会资源、工程技术、高校研究等从气候保护、交通转型、社会公平等社会目标中转移出来——这些目标不仅更具社会意义，还能产生更高的乘数效应。这进而引出了第六个，也是最关键的后果。

第六，军备政策是去工业化的“推手”，而非“解毒剂”。

简而言之，军备扩张与一个国家工业基础的丧失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历史已然证明这一点：1972/73 年中美结盟后，中国得以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专注于民用发展，这为其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苏联在“第二次冷战”中被美国逼迫进行大规模军备扩张，牺牲了民用生产，最终因过度军备而崩溃。

二战中被美国击败并占领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在 1945 年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之前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更因为它们军备支出长期保持低位。而英法两国在二战后持续维持高额军费开支，专注于武器生产，同时经历了更快的去工业化进程。反观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历史上军费开支相对较低，专注于民用生产，其去工业化进程更为缓慢，联邦德国甚至几乎未出现明显的去工业化。一个关键原因是这三国民用领域的研发支出占比，远低于英

法两国。换句话说，军备扩张会将欧盟推入更严重的去工业化困境，它不会减缓这一进程，反而会加速它。即便仅从经济角度看，这也是一笔糟糕的交易：更高的军费开支意味着更低的福利水平和更少的就业岗位。

军工复合体及其后果

军备扩张的社会成本与政治后果极为巨大，经济衰退的终结遥遥无期。德国政客早已让民众做好心理准备：俄乌冲突爆发以及对俄制裁政策启动之初，时任经济部长哈贝克就曾表示，德国将“真的变穷”。当时仍是基民盟/基社盟反对党领袖、潜在总理候选人的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也让民众降低预期，称“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显然，他指的并非自己所处的阶层。

大选后，默茨总理宣布将大规模军备扩张，与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延长法定工作年限的计划捆绑在一起，称“天堂已不复存在”。如今，联邦政府官员更是直言，养老金“将不足以维持生计”，工薪阶层未来需工作至 70 岁，即便有人能坚持到退休年龄（而非因过度劳累倒下），也可能无力承担药费。社民党曾希望通过为军备扩张暂停“债务刹车”机制，来规避“是导弹还是养老金、战舰还是幼儿园、装甲车还是学校”的两难选择，但这一算盘终将落空。工业转型、社会公平与气候保护都将因大规模军备扩张而受挫。原因很简单：军备扩张的成本固然可以转移到未来，转嫁给后代（前提是避免大规模战争，且后代依然存在），但为无限制军备借贷所产生的债务，终将需要从当前财政预算中偿还。

德国联合服务行业工会首席经济学家、社民党“21 世纪民主联盟”（DL21）成员迪尔克·希尔谢尔（Dierk Hirschel）在由维尔茨堡德国金属工业联合会工会秘书乌尔里克·艾夫勒（Ulrike Eifler）主编的新书《内在时代变革中的工会》中测算：到 2027 年，债务偿还将彻底耗尽所有其他领域——就业、教育、医疗、养老金——的财政空间。军备扩张与分配公平、社会正义形成了尖锐对立，而这恰恰是社民党当初修改《基本法》想要避免的结果。

此外，大规模军备扩张还会从结构上改变社会形态，使国家陷入被胁迫的境地。鲍尔在一战前批评军国主义时就已洞察这一点。他写道，大规模军备扩张会加剧“国家对大资本的依赖”，进而导致国家为资本服务，并对资本的借贷心存感激。政府会通过纵容大企业来表达“谢意”：通过工时法案保障生产不间断、压制社民党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要求、满足资本的所有条件，这会损害劳动者的健康，增加工伤事故数量。最终结果是：“企业主获利 5000 万，劳动者却要承受 12~18 小时的工时”，这就是军备扩张带来的“国民经济收益”。

此外，非常关键的是，军备扩张会使德国社会结构性固化，且未来难以通过政治手段修正。对内，社会将依赖军备扩张，一旦唤醒“军工幽灵”，便再难摆脱。最终，德国可能重蹈美国覆辙，形成军工复合体。各联邦州将为争夺占 GDP 5%（相当于联邦预算的一半）的新增军备支出资金而竞争，政客的连任与否，可能取决于能否将军备生产引入本地区，或能否为基础设施的“战时适用性”争取资金。一旦军工复合体形成，就必

须不断制造新的威胁，通过基金会、智库和媒体传播威胁场景，并想方设法使用或销毁已购置的武器库。正如美国的例子所显示的，这意味着“永久战争”状态的到来。

（编译自《柏林报》网站 11 月 18 日文章）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5 年 11 月 11 日～11 月 25 日）

11 月 11 日 谷歌德国分公司计划在德国投资 55 亿欧元，新建计算中心及扩建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柏林分公司。到 2029 年将在德国提供 9000 个工作岗位。

11 月 12 日 德国联邦国防军庆祝建军 70 周年。德国联合政府就全新自愿兵役模式达成共识。新政将于 2026 年起实施，所有年满 18 岁的德国男性需填写兵役意向问卷，并接受联邦国防军体能测试，但无强制入伍要求。

11 月 13 日 德国执政联盟达成重要经济决议，扶持工业以强化德国工业竞争力并保障能源供应。核心措施包括：2026～2028 年推行每千瓦时 5 欧分的工业优惠电价，重点缓解能源密集型行业成本压力；从明年起招标建设总容量为 8 吉瓦的新天然气发电厂，并于 2031 年前投运，以弥补风能太阳能供应缺口；自 7 月 1 日起降低航空客运税，相关税收损失由交通预算补偿。

11 月 14 日 德国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正式通过 2026 年财政预算草案。该草案计划新增债务逾 1800 亿欧元，创下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二高赤字纪录。预算总支出达 5245 亿欧元，较原计划增加 40 亿。其中对乌克兰援助资金从 85 亿大幅提升至 115 亿欧元。

-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德国将再投入至少 1.5 亿欧元，用以采购美国武器援助乌克兰。

11 月 15 日 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零售商协会活动上呼吁广泛引进高素质劳动力，强调德国是开放包容的国家，应通过针对性移民缓解劳动力短缺。黑红联盟计划减少非法移民，同时通过 11 月初批准的“工作与居留代理”（Work-and-Stay-Agentur）等项目促进合法移民。该项目将以数字化方式管理劳动市场移民事务，涵盖工作许可与职业资格认证。

11 月 16 日 德国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因财政负担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各市镇报告存在 250 亿欧元的创纪录财政缺口，要求联邦政府增加资金支持，以覆盖国家下达的行政任务。

11 月 16～20 日 德国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率团访华，成为首位访华的德国新政府领导人。中德之间举行的第四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会让中德关系重新“回暖”。

11 月 17～19 日 德国经济部长赖歇出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就加强能源和投资伙伴关系进行了会谈。会谈重点聚焦技术、能源和原材料领域的合作。

11月18日 欧洲数字主权峰会（Digitalgipfel）在柏林举行。在当前地缘政治挑战的背景下，加强欧洲数字主权是欧盟各国的重要议题。数字主权中心的明确目标是消除公共行政对大型、非欧洲软件和云服务供应商的依赖。

- 由于基民盟青年联盟 18 名议员的抵制，黑红联盟的养老金方案在联邦议院岌岌可危。如果在计划于 12 月举行的投票中失去他们的支持，该联盟将无法获得多数席位。
- 德国外长约翰·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密集访问西巴尔干六国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科索沃和北马其顿，旨在六国推动加入欧盟。面对部分国家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瓦德富尔强调深化改革的紧迫性。
- 德国与瑞典在柏林安全会议上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双方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合作。两国军工将联合研发生产先进武器系统，在“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框架下开展欧洲防空领域合作，参与“欧洲远程打击方案”并联合研发及采购远程精确打击系统。

11月19日 欧盟委员会批准德国联邦政府向能源企业 Leag 提供最高 17.5 亿欧元的补偿，以支持德国的逐步退出煤炭政策。根据欧盟国家援助规定，该笔资金将用于补偿褐煤电站提前关停所产生的固定成本，包括土地复垦费用以及员工社会成本等。

- 德国首次制定《德国国家太空安全战略》，宣布为了应对来自太空领域的威胁，未来将在太空安全领域投入约 350 亿欧元以提升德国在太空防务领域的实力，保护通信和导航卫星免受日益增多的干扰行动和攻击。该战略包括三个行动领域，分别是识别太空危险和威胁、促进国际合作并维护太空秩序、建立威慑力并强化防御能力。
- 由于自 10 月 10 日起实施的以哈停火协议持续稳定，德国联邦政府正式解除 8 月对以色列实施的武器出口限制。
- 勃兰登堡州议会通过决议后，德国全部 16 个联邦州现已一致同意，对德国电视一台、二台和德国广播电台的公法广电体系进行改革。本次改革旨在通过削减重复架构、扩展在线服务，使公共媒体运营更现代化、高效化。改革重点包括强化数字传播能力，同时保留新闻、教育等核心内容。
- 德国联邦政府就调整乌克兰难民社会福利达成一致。核心变化在于，自今年 4 月 1 日起抵达德国的乌克兰难民，将不再享受公民津贴。取而代之的是对标《庇护申请者福利法》相关规定，领取较少救济金。

11月20日 拥有 Lidl 和 Kaufland 等连锁超市的施瓦茨（Schwarz）集团投资 110 亿欧元在勃兰登堡州的 Lübbenau 建造新的数据中心。它将容纳超过 10 万个最新一代的 GPU。数据中心产生的废热还将用于区域供暖。

-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 年 1~9 月，德国对华贸易额达 1859 亿欧元，同比增长 0.6%，中国再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自中国进口额为 1245 亿欧元，同比增长 8.5%；德国对华出口额为 614 亿欧元，同比下降 12.3%。前三季度，德国与美国贸易额为 1847 亿欧元，同比下降 3.9%。其中，德国自美国进口额

为 719 亿欧元，同比增长 2.8%；德国对美出口额为 1127 亿欧元，同比下降 7.8%。

11 月 21 日 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30 次缔约方大会（COP30）闭幕。德国承诺向联合国气候大会适应基金追加 6000 万欧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在 10 年内向巴西倡议的热带雨林保护基金投入 10 亿欧元。

11 月 22 日 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德国总理默茨表示，28 点新计划草案仍需进一步完善，涉及欧盟和北约的相关条款需要得到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同意。

11 月 23 日 根据德国土豆行业联合会（DKHV）和德国联邦农业与食品部的数据，2025 年全国土豆总产量达 1340 万吨，德国今年全国土豆产量比市场所需多出约 300 万吨。德国农民协会警告称，当前“严重的市场失衡”使市场过剩的土豆不得被送入沼气厂。

11 月 25 日 在强劲的财报支持下，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宣布将向股东发放创纪录的每股 1 欧元分红，并计划于 2026 年实施总额为 20 亿欧元的股票回购。这一上调主要得益于美国子公司 T-Mobile 以及其 IT 服务子公司 T-Systems 的持续增长，但德国本土市场业务表现令人担忧。

- 大众汽车在德国的裁员计划进展远超预期，原定 2030 年裁减 3.5 万岗位，如今已有 2.5 万个离职协议正式签署，占裁员目标的 70%。这些离职均为“协议式离职”，并非强制裁员。
- 德国建筑行业的业务正在回暖，尤其是在道路建设领域。基础设施投资正在这一领域逐渐显现效应。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建筑业的新增订单在今年 9 月实现连续第三个月增长，与上月相比，9 月的新订单增长了 7.7%；与去年同期相比，甚至增长了 20.7%。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25 年 11 月 25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